



苏东坡的故乡

何诠释自己对家的理解：不用长愁挂月村，槟榔生子竹生孙。此生念念随泡影，莫认家山作本无。意思是说，不要只把眉州故乡当作家，我们应该学习植物那种繁衍子孙的能力，不必因偏处贬谪就天天看着明月发愁，人生到处都可以安家，可以繁衍子孙。

当苏东坡接到朝廷北归的诏令离开海南时，恋恋不舍的心情油然而生。土著朋友黎子云等人纷纷前来饯行，苏东坡睹人思情，写下的《别海南黎民表》却是这样一种节奏，我本海南民，寄生西蜀州。忽然跨海去，譬如事远游。原本是咀嚼贬谪痛苦的伤心之地，因为超然的处世态度，乐观豁达的情怀，最终却成为临别依恋的热土。

吾家蜀江上，江水绿如蓝

苏东坡的故乡在眉州。梳理苏东坡的一生，我们发现有三个地方最关键：一是达成他文学创作巅峰，由苏轼变成苏东坡的黄州，二是心灵最终栖息地常州，三是生他养他的故乡眉州。

苏东坡从21岁离乡到去世，除两次短暂的奔丧、扶丧，为父母守灵尽孝外，一直作客他乡，再也没有回过眉州老家，从离开故乡的那一天起，他就成了一只不系之舟。但苏东坡强烈的怀乡之情，却是千载之下难有的。纵向来看，从第一次出仕陕西凤翔，就有着怀土思归的情緒，仕途中他乡的山山水水、风土人情会激发他的思乡之情，仕途不顺畅时的疲惫感怀，都与归乡有关。横向来看，无论身处何地，苏东坡只要碰到与故园相关的人或物，接到一封家书、遇到一个故人、遇见到家乡做官的官员，都会激发他的思乡之情，甚至梦里心心念念的，都是故园故土。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综合来看，说苏东坡是中国最杰出的乡恋诗人，也许一点也不为过。

虽然对故乡的思念刻骨铭心，虽然老苏墓旁也曾为兄弟二人预留了墓地，虽然爱妻王弗的千里孤坟等待他回去一诉衷肠，虽然与兄弟苏辙、夫人王闰之有过还乡的种种筹划，但尘世的种种羁绊与无奈，使终不能归成为个人的历史宿命。这里，我们要探索的是，包裹在苏东坡强烈的思乡之情、还乡外求下的实质是什么？

故乡及其风土人情，往往深植于作家的意识乃至潜意识里，并且成为其永远摆脱不了的文学原型意象。这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比比皆是，鲁迅的绍兴、莫言的高密、福克纳的奥克斯福，莫不如此。一个人的性格、爱好、志趣的形成，往往与早年生活的环境、经历有极大的关系。故乡美丽的自然风光、独特的风土人情、青少年时期留下的美好记忆、对亲戚故旧的牵挂，这些丰富的宝藏，既是苏东坡对家乡永恒的记忆，又是其诗文创作的无尽源头。对故乡的追怀，实质上是对已逝时光的追怀，对生命的留恋，对单纯、本真的渴求。对故乡、亲人、邻里的怀念，实质是渴望返璞归真过俭朴的生活：几时归去，作个闲人。对一张琴，一壶酒，一溪云。

对于生他养他的出生地、成长地，苏东坡有着浓厚的思乡情结，他对家的指向多姿多彩：剑外之地、岷峨之间、蜀江之上、江水发源之地等，无论是秀美的峨眉、青城、嘉陵、岷江等山川，还是海棠、松杉花草植物，都是他信手拈来吟诵家乡的风物。无论是君是南山遗爱守，我为剑外思归客，还是吾家蜀江上，江水绿如蓝，胶西高处望西川，应在孤云落照边的吟唱，都是对出生坐落地故乡的深情回望。

故乡对于苏东坡，就像当初离开时栽种的荔枝树，年年等他回家，故人送我东来时，手栽荔子待我归。荔子已丹吾发白，就作江南未归客。但苏东坡的回家与归隐，余生就在岭南这化外之地，在儿孙的陪伴下，在和陶诗中慢慢老去。苏东坡这样的想法，只不过实现了两个月，一纸谪令又让他梦寐以求的家园白鹤峰随风而逝，三年朝夕相守滋生的三年痾海上，越崎真我家的感情，抵不过宿命的追杀令。

但寻牛矢觅归路，家在牛栏西复西

苏东坡的故乡在儋州。在仕途的最后一站，被贬到天涯海角的海南，本是食无肉、病无药、居无室、出无友、冬无炭的凄凉境地。但三年后，乐观豁达的苏东坡早已和生活和解，和周边纯朴的黎民打成一片，融为一体，写下了他年谁作舆地志，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诗句。

和在海州的情况差不多，苏东坡初到儋州，一样受到当地政府官员冒着风险的破例关照，得以在官舍落脚，但随着朝廷按察官员的到来，他也只好被逐出官舍，朝廷还专门下诏，处理了一批善待苏东坡的地方官员，其情之惨，如东坡自己的诗所述：旧居无一席，逐客犹遭扉。意思是说，以前所居的家都一一被作废了，现在又要遭到驱逐出官舍的待遇。想想也真够郁闷的。宋代的官员是三年一个任期，任期满后就要考核，根据考核结果而变动到不同的地方，因此，无论是正常官游官员，还是贬谪的官员，在一个地方待很久的可能性都不大，尤其是贬谪中的官员，多是赁屋而居，不会想到去兴房置业。但苏东坡却不走寻常路，每到一个地方，他只要接受了当地的人文风物，就想在那里造屋结舍，营造有房有人的家。如果说，随遇而安是苏东坡乐天知命的外壳，实际上在骨子里，他是一个对家十分眷恋的传统土人。

苏东坡儋州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其实也不过是在几个黎族朋友和学生帮忙之下，在儋州城南一片柳树林下新建的几间土房，在诗中，他这样形容自己那小得可怜又不好找的家：半醒半醉问诸黎，竹刺藤梢步步迷。但寻牛矢觅归路，家在牛栏西复西。苏东坡以四海为家的心态，走到哪里，就把家带到哪里，安到哪儿，融入到哪里，于是山河大地处处是他的家，尽管每个地方他都是匆匆的过客。且看他诗中如（作者为成都青羊区作协副主席）



①黄州东坡赤壁 视觉中国供图
②苏堤春晓 视觉中国供图
③常州舫舟亭 方永江/摄
④儋州东坡书院东坡像 方永江/摄
⑤三苏雕像 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供图

我本无家更安住，故乡无此好湖山

苏东坡的故乡在杭州。

对于京城之外两度工作过的杭州，苏东坡尤其迷恋。这里的好山，好水，美女，同僚，都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鸢飞草长的江南，吴侬软语的诗意，让他乐不思蜀，乃至赋诗云：我本无家更安住，故乡无此好湖山。

从《苏氏族谱》中我们了解到，苏东坡一家的根在赵郡（今河南赵县），后迁至河北栾城，先祖中，武则天出了个显赫的人物苏味道，官到宰相，后贬为眉州刺史，由此苏家在眉州扎根，至苏洵这一代，已经有三百多年家史了。但苏洵一直有迁居河南祖籍的雄心，对于陆游口中赞美为郁然千载的诗书城的眉州，长期在外游学，但闭塞，怕子孙长大后见闻狭隘，而河南嵩山之下，风土、人物俱佳，是个适合居住的地方。

这一念头不只是一点冥想的火花，在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，苏东坡兄弟赴京考试时，当然苏洵没有预料到两兄弟第二年能进士登科，都还有这种打算。且看其《嘉祐集集注》所言：古人居之富者众，我独厌倦思移居。平川如手山水澄，恐我后世鄙且愚。行天下爱嵩山岳，遂欲买地居妻孥。从后来两兄弟的养老之地来看，苏辙选择了了却父亲的心愿，在颍昌府（今河南许昌）购地安家，而苏东坡，更终爱江南，置地常州。

理论上，苏东坡把家的视野从西蜀眉州转移至江南的心理过程，在杭州五年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。实际上，苏东坡仕宦生涯的第一站是陕西凤翔，但三年的凤翔时光，苏东坡一点都没有找到他乡是故乡的感觉，尽管他也写下了《凤翔八观》为其代言，且西北山秃水浊的地貌，与故乡成都平原山水清秀无法相比，心理上的不认同，乃是情理之中。

尽管千里岷江从眉州城外经过，尽管一马平川的景致秀冠蜀中，但一到鸢飞草长的江南腹地杭州，富裕的东南第一州，苏东坡就不由地喜欢上了。甚至，他从心理上认为自己前世就是江南人，而四川则是他的异乡，前生我已到杭州，到处长如到旧游。

苏东坡要急着回的家，要回的故乡，也是江南。去年相送，余杭门外，飞雪似杨花。今年春尽，杨花似雪，犹不见还家。能有异乡的故乡化、故乡的异乡化思维，是苏东坡在心里实现了与异乡的和睦共处。熟稔的人事感情，让他产生了异乡故乡化的情感。天地如旅，人生如寄，从终极意义上讲，人本无家，既如此，则无处不可住，异乡亦可安心。遗憾的是，尽管时隔十八年两度为官长达近五年，苏东坡在杭州却没有置房产。

苏东坡对杭州的爱是一往情深的，不仅有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让他流连忘返，他的侍妾王朝云，生命最后时光陪他行走天涯的人生伴侣，也是杭州人。基于此，苏东坡在杭州养老还是动过心的，居杭积五岁，自意本杭人。故山归无家，欲卜西湖邻。良田不难买，静土谁当亲。只不过两度为官时，都是他生命中相对安稳和仕途期盼的时期，安家置业的事，对于一心渴望为朝廷做事的苏东坡而言，看得并不急迫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苏东坡把杭州当作故乡，更多是精神层面的慰藉。

苏东坡的故乡在黄州。正值人生的黄金年华，44岁的苏东坡在经历了密州、徐州两任太守岗位的历练，正准备在湖州大干一场时，仕途戛然而止，命运急转弯，这让他领悟到了人生的无常。一路顺风顺水的苏东坡在命运的挫折面前，和我们普通人一样脆弱，最初也是闭门思过，亲朋好友纷纷躲避他，但对于名声极盛而又乐天知命的苏东坡而言，这样的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，他又开始热爱黄州的美食与风土人情了。

纵观苏东坡的一生，他在眉州之外真正安家的第一个家，就是在黄州时的东坡雪堂。苏东坡在黄州置地兴业，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：一方面，一大家子二十多人随他到了贬地黄州，居住困难是面临的实际窘境；另一方面，他必须做好长期贬居在黄州的心理准备。特别是随着各方面来探视他的亲朋好友的增多，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。东坡雪堂落成后，俟客陈季常，道士杨世昌、僧人道潜、书法家米芾，生命中的很多好友都千里迢迢来陪他度过了一段寂寥的时光，慰藉其苦闷的心灵。

随着苏东坡对黄州的深度介入，这里厚重的历史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，三咏赤壁的两赋一词，写出胎炙人口流传千年的诗篇后，黄州对他来说，从被贬之地变成了恋恋之地。他数次说，便为齐安（黄州）民，何必归故丘。

到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受命离开黄州时，苏东坡反而有了失去家的感觉，尽管到汝州仍是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，不得签署公文，但毕竟是神宗皇帝释放出的一个善良信号。对人生底事，来往如梭的被动迁移，苏东坡在一首《满庭芳》的词中，道尽了对不知家在何方的感慨：归来去兮，吾归何处，万里家在岷峨。遥远的故乡是他的家，但毕竟太远了，苦心营造的东坡雪堂是不能再住了，下一个家，又在哪里呢？

扁舟一棹归何处，家在江南黄叶村

苏东坡的故乡在常州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步入仕途以来，苏东坡一生到过最多的地方，不是他工作的任何一个驿站，而是没有多少工作交集的常州。冥冥中，好像有什么牵引，注定他与常州有着难解的缘分。有人做过统计，苏东坡先后往来常州十多次，除公务外，主要是游玩、访友，除同科进士蒋子奇、单锡和胡宪夫之外，他在常州的好友还有钱公辅、钱济明父子，报恩寺长老，滕元发、蒋公裕等。史料上有记载的就有二十多人。北宋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，北还的苏东坡在常州度过生命的最后49天病逝，终其一生，他置有恒产最后子孙还在此居住的，也只有常州。

苏东坡与常州的缘分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。那年苏东坡进京赶考，获进士及第，与苏东坡同科中进士的，有宜兴（时属常州府）的蒋之奇（字颖叔），单锡以及武进的胡宗夫。在盛大的琼林宴会上，苏轼从蒋之奇他们的介绍中，了解到江南的秀丽风光，被大家描绘的江南美景迷住了，当即决定把宜兴作为今后卜居之地。他的《次韵蒋之奇》一诗就是在宴会上同蒋颖叔的唱和之作：月明惊鹊未安枝，一棹飘然影自随。江上秋风无限浪，枕中春梦不多时。琼林花草闻前语，画卷云山指后期。岂敢便为鸡黍约，玉堂金殿要论思。从此诗看，苏东坡与友人定下卜居常州宜兴的鸡黍之约。但由于年少气盛，苏东坡认为自己还要施展抱负，故当时邀约只是酒宴一时兴致所致，并没有当真。

此一时彼一时，接到朝廷汝州团练副使的新任职，实际上是从贬谪转为赋闲，后，苏东坡没有急急忙忙地去走上任，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具体的事让他去做，而是转辗开始谋划起自己的新家来，毕竟快五十的人，总归要有个养老之处。他先到筠州去探望了弟弟子由，然后一路奔江宁，与王安石开始了那次伟大的见面，并盘桓多日。

到扬州、泗州时，他先后写了两封上呈给皇帝的表奏，希望能常在常州居住。他在《乞常州居住表》中写道：而费用罄竭，无以出陆，又汝州别无田业可以为生。犬马之忧，饥寒为患，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，粗给饘粥，欲望圣慈，特许于常州居住。

许是对获得神宗皇帝同意常州居住的期望值高，或者是对渴望在江南颐养天年的愿望十分强烈，苏东坡一方面给皇帝上奏，一方面已经迫不及待地委托朋友在常州代自己买好了田产，有点先斩后奏的味道。当他得知朝廷准予他在常州居住时，为如愿以偿喜极而歌：归来兮，清溪无底，上有千仞嵯峨。酒楼东畔，天远夕阳多。

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，苏东坡率全家抵达常州，几经周折，终于回到了这片朝思暮想的土地。因为终于有了家，漂泊的心也相对踏实了许多，他在朋友们的陪伴下，游遍了常州城的各大景点，做着终生在此生活的种种打算。在大佛寺和报恩寺等都留下了他的诗迹：六花羞卜林间佛，九节菖蒲石上仙。何似东坡铁拄杖，一时惊散野狐禅。碧玉碗盛红玛瑙，井华水养石菖蒲。也知法供无穷尽，试问禅师得饱无。

两个月之前，神宗皇帝驾崩，这位对苏东坡既欣赏又恼怒、北宋中晚期最有作为的皇帝在38岁时英年早逝，有意或无意成全了苏东坡的一大心愿。造化弄人，随着神宗皇帝去世后政局的变化，对苏东坡赏识有加的高太后摄政，刚刚安家常州的他进入了迅速崛起、火箭式上升的仕途佳境，在常州没住多久就匆匆离去，真正于常州，舫舟亭，系舟实际上只有两次：一次是1073年，他在杭州任太守时到常州去赈灾，曾在除夕孤舟野宿城外东郊一夜；另一次是1101年，他从海南北还归常州时，在白云溪顾塘桥畔的孙氏馆下榻，病中度过了生命最后的49天。但无论如何，在此后17年的辗转奔波中，他喜欢向住的江南水乡一个叫黄叶村的地方，有个家成为心中永远的牵挂，在朝廷任职的繁忙公务间隙，眺望江南的方向，喃喃自语：野水参差落涨痕，疏林欹倒出霜根。扁舟一棹归何处，家在江南黄叶村。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，苏东坡在常州悼念钱公辅的《哀词》中写道：大江之南兮，震泽之北。吾行四方而无归兮，逝将以此焉息，常州成为他生命的安息地，也许遂了他的夙愿。

三年痾海上，越崎真我家

苏东坡的故乡在惠州。

贬谪岭南，是有宋以来，对文官最严厉的处罚，可见当初宰相章惇对苏东坡的追杀有多急迫。但苏东坡到后不久，就说：仿佛曾游岂梦乡，欣然鸡犬识新丰。翻译说今天的白天话，意思是说：惠州这个地方呀，好像是曾经到过的一样，要不然的话，为什么连鸡狗啊都认识我呢。

从定州到惠州，四千里长途跋涉的磨难，被59岁的苏东坡就这样云淡风轻地化为他乡变故乡的亲近与热爱。到后来，这种异乡前生化的思念，演变得更加浓烈直接，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在苏东坡看来，仅仅是美食，就值得让他成为一名岭南人。当然，再乐观的人，也要面对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烟火人间的具体琐事。在朝廷任职和在外放任职期间，尽管江南黄叶村的家不能回，但仍是牵挂和希望的动力源泉，而现在成为被贬谪岭南的放臣，这种对家的希望也濒临破灭。

按宋制，贬谪是要指定外身之地，轻者叫某地居住，重者叫安置，更严重的叫编管。59岁老体弱的苏东坡，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否回到江南的家。苏东坡刚到惠州时，尽管是贬谪之身，但因为巨大的名声、良好的沟通能力 and 惠州官员的爱惜，他并没有受到很多被贬官员面临的磨难与惩戒，而是被安置在空置给朝廷巡视官员的宾馆合江楼，但两周后就被赶了出来，住进一个叫嘉祐寺的寺庙，在暮鼓晨钟中度过自己的贬谪时光。后来

①现代赵稚玉临张大千《东坡先生笠屐图》
②苏轼《枯木竹石图》
③三苏祠外，眉州第一树。
④湖北省黄冈市苏东坡纪念馆馆藏东坡肉。视觉中国供图

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供图
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供图
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供图
视觉中国供图